

【实录】

## 在那遥远的地方

□郑茂霞

海北藏族自治州位于青海省东北部，北依祁连山，南邻青海湖，辖门源回族自治县、祁连县、刚察县、海晏县。自2010年起，山东省全面对口支援青海海北，演绎了一场黄河发源地与入海处血脉相连、鲁青情深的大剧。

刚到门源，我们就看到一望无际的油菜花海，空气里弥漫着清香。威海市援青干部孟庆澄领着我们穿过油菜田，来到门源县浩门镇高级中学。一座气派宏伟的学校屹立在眼前，加挂的“门源县鲁青高级中学”的牌子十分显眼。“这是援青的一件杰作，是鲁青一家亲的典范。”孟庆澄哈哈一笑。学校党支部书记马吉平接着他的话音说下去，“圆了我们的梦想！师生们走进学校，就像走进一所大学，高兴极了！”

学校由山东参与援建，于2023年8月正式投入使用。校园广场中矗立着校训和学风石，上面刻着“饮源泉之水 养浩然之气”“自主自强 勤勉争先”。教学楼、图书馆、食堂、宿舍楼等建筑群错落有致，楼与楼之间草木葱茏，映衬在蓝天白云下，赏心悦目。

谈及几年前的光景，马吉平感慨地说道，当时全县只有一所高中，四千多人挤在校园里，一个班甚至有八十多人。后来，在山东帮助下，浩门镇高级中学拔地而起，连同不远处山东援建的门源县中医院，组成一道风景线。

“我是亲眼看着学校建成的，早就盼望着搬进来。”马吉平难掩心中喜悦，如数家珍地讲述着他的情怀与构想，“放眼整个海北，我们学校的布局、硬件都是一流的，我们要让更多门源孩子走向全国的舞台。”

2024年，浩门镇高级中学597名学子首次迎来高考，一本过线率超过77%，111名学子被复旦大学、中山大学等一流大学录取。面对这一亮眼成绩单，马吉平道出缘由，孩子们特别喜欢鸟语花香的环境，纷纷抱着书在校园里晨读。老师们更是不敢懈怠，都说“教不好学，就对不起这么好的学校”。

聊天中，马吉平一次次说到他的追求，说到师生们的心声。“以前在外地看到漂亮的学校，我就想，什么时候在我的家乡能有一所好学校。如今，理想已经实现了！”马吉平几乎哽咽了，“每当走进校园，我感到荣幸、享受，更感到责任、担当。”

临行前，马吉平拉住我的手说，山东人好！就像威海等地来门源支教的老师，与孩子们朝夕相处，把门源当成了第二故乡。

在天境祁连，我们来到卓尔山脚下的拉洞台村，曾经沉睡在贫穷中的村子装扮一新，喜迎全国各地游客。整个村子干净整洁，错落有致，生机勃勃，随处可见充满诗意的民宿、农家院。在一个小商店门口，我们遇到了蓄着长长胡子，晒着

暖阳的马祥大叔。他说他家是村里唯一的撒拉族，上一辈人逃饥荒来到祁连。听说我们来自山东，他赶紧起身，进屋拿汽水，“山东人好！快喝，快喝，不要钱的！”

“山东拿了两千多万元帮我们修建的，让村里变了样。”指着门前的马路、花圃、围墙，马祥大叔说，“十几年前，有人陆续搬走了。没想到这几年旅游一火起来，不少人卖了城里的房子，又回来了。”

马祥大叔指着对面的“聚客来”驿站，乐呵呵地说，那是他的家，改造成了民宿，有11间房，天天爆满。“村里有两百多户人家，光开民宿、农家院的就有六十多户。上一辈人为了糊口四处奔波，到我这辈儿，就啥事不愁了！”马祥大叔甜蜜蜜的笑，深深感染了我们。

几天来，我们穿梭在广袤的海北，无时无刻不体验着高原的壮美，体验着人们的美好生活，更体验着跨越千里的鲁青情深。

听着《在那遥远的地方》优美的旋律，我们走进位于金银滩草原的海晏县西海镇。西海镇是中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所在地，见证了激情燃烧、扬眉吐气的岁月。

如今的金银滩，牛羊遍地，牧歌悠扬，成为全国有机畜产品输出地和旅游度假胜地。同样富起来的沂蒙人民对口支援海晏县，众多临沂儿女扎根高原、耕耘高原，共绘“河清海晏”时代画卷。

在距离西海镇只有十几分钟车程的海北高原现代生态畜牧业科技试验示范园，我们见到了临沂畜牧专家周磊。高大的个子，瘦削的脸庞，走起路像一阵风，说起话来滔滔不绝，这是周磊给人的印象。

“我得留下来继续干，不能留遗憾！”对于身兼数职的周磊来说，忙碌成为常态。在他的辛勤付出和引领下，示范园崛起为国家级农业科技创新示范基地、国家级农业科技园区、国家级专家服务基地。

“既讲究‘养什么’，又讲究‘如何养’，我们培育了藏羊、小牦牛、梅花鹿、藏香猪等特色经济动物，形成了集饲草种植、饲料加工、规模化养殖为体系的绿色有机农牧产业链。”在山东援建的科研楼，周磊展示着高原生态产业的蓬勃景象。在海晏县哈勒景乡永丰村，山东投资1000万元援建了生态畜牧业集中规模化养殖基地；在他的牵线搭桥下，冷链物流把鲜美的牛羊肉源源不断地送进齐鲁大地千家万户。

爬上示范园附近的山坡，我们俯视草原水草丰茂，湟水河蜿蜒其间。“这么美的地方，得让她永远美下去！”周磊语速很快，但每句话都流露着决心。对于他，对于一个个他来讲，所有涉滩之险，所有爬坡之难，所有闯关之艰，都是人生中最美好的年华。

(本文为山东省作协会员)



□李晓

在老街的老房子里，有一个油渍斑斑的小木方桌。桌上摆放着我妈做的一荤一素，泡菜炒肉、清炒菠菜，这是常上桌的两道菜。我就喜欢吃那一口最下饭的泡菜炒肉，那口稳稳当当立在厨房里的陶瓷泡菜坛子，是我奶奶传下来的，因为时间长，它发出古铜色的光芒。

三年前的秋天，爸爸驾鹤西去，我妈做的一荤一素，只剩下她瘪着嘴独自吞咽了。

初夏的晚上，风在城市高楼间来回刮，像是在呼喊找人。我妈凌晨打来电话：你来一下。我来到老房子，看见妈呆立在阳台上，正仰头怔怔地望着云，黑云堆积，天色沉重如铁。妈指着云层说：“我昨晚梦见你爸了，他一个人孤零零地在云层里飘来飘去。”我安慰她：妈，那是您心里的念头，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妈去柜子里拿出老影簿打开，一张一张仔细地看，回忆着我爸生前的场景。

爸去世后，我妈一直坚持住在老房子里。我多次恳求她：搬来和我们一起住吧。妈的口气怪怪的：“哎呀，你要写文章嘛，要安静，我来了，不是影响你吗？”这和以前的口气似乎不同。爸还在时，妈看见我整日伏案一个字一个字地敲打着，中年的发际线都抬高了，地板上有落发，她心疼不已：“你写啥呀，不写不行吗？你爸活一天，就给你攒钱一天。”

爸从机关单位退休，每月有退休金，爸妈一直在辛苦地攒钱，老街上几家银行的职员都认得爸妈。我妈有一次还给我爸下过一道命令：“老头子啊，你起码要活到90岁，活一年，就多给儿子他们留一点钱。”我觉得她说得在理，我妈像老会计一样盘算着我爸一年的退休金收入。但我爸那天寻思着我妈的话，总觉得哪里不太对劲，他起身在客厅走了一圈，愤愤地说：“我活在这世上，你们就是看在我有退休金的份儿上吗？”我妈回击道：“你多活一天，我就多照顾你一天，你当然要为家里多做贡献才对。”我爸躺在沙发上，长叹一口气：“你们这些人精

啊。”

我爸没有服从我妈的命令，离84岁生日还差一个多月时间，他就突发疾病，启程去了星辰闪耀的地方。为了不让我妈在老房子里睹物思人，我让她来我家住了一段时间，不到一周，她就嚷嚷着要回老房子去住。我送她去老房子，刚刚进门，她就伸出双手，如鸟的翅膀缓缓张开，用力拥抱老墙，一块墙皮突然掉落落在她肩上。我妈当场就落泪了，她说：你爸爸啊，还住在这里。

当天中午，我妈做了一荤一素两个菜端上桌，喃喃呼唤着我爸回来一起吃饭。

大半年时间过去了，我妈有一天心血来潮，说想去养老院里住。她说，她去养老院里看过，那些老人整天唱歌跳舞，快快乐乐地生活。我尊重我妈的决定，于是收拾行李，送她去城里的那家养老院。刚进养老院，几个老头老太太就围了上来，他们做出夸张的动作，欢迎我妈入住。

我陪我妈在养老院吃第一顿午餐。100多位老人整整齐齐坐在餐桌两边，等待服务人员给他们分送食物。吃饭时，食堂里响起一片“沙沙沙”像蚕吃桑叶一样的咀嚼声。老人们吃相各异，有怔怔出神的，有把假牙取下来放在桌上的，有发出一些哼哼声的，有突然把食物打翻在地。我妈怔怔地看着，咀嚼着食物，目光沉沉，眼眶变得愈发深了。

住了不到一个月，我有一天去看妈，她已收拾好行李，并挨个儿去跟老人们道别。我把妈从养老院接回家，问她，您为啥不想住在那里了？我妈回答，我走了，老房子里谁陪你爸吃饭啊？

当天晚餐的小饭桌上，摆放着清蒸肉丸子、蒜苗炒胡萝卜，一荤一素，再搭配两碗白米饭。饭后，我妈从柜子里拿出老影集，摩挲着我爸的黑白照片，感觉她已把我爸深深地映入了她的心房。

老房子里灯影闪烁，妈妈做的一荤一素，这是岁月流转中沉淀的味道。妈妈，我要多陪陪您。

(本文为中国散文协会会员，现供职于重庆市万州区五桥街道办事处)

【世相】

## 我的朋友“扁担妹”

□雨娃

谭姨和我妈是发小，她年轻时因病落下残疾，后经人介绍嫁到了山区。谭姨的丈夫靠种田养活一家人，日子过得拮据。1992年，谭姨的女儿露珠考上了大学。为了节省路费，谭姨让露珠一个人去学校报到。这是露珠第一次出远门，为了确保不被偷，谭姨把现金缝在了露珠的内衣里。她还嘱咐露珠，出门那天穿旧衣服，打扮越朴素，越不被坏人惦记。

露珠的行李塞了满满两个蛇皮袋，手提着太沉，谭姨有办法，把蛇皮袋用绳子一捆，让露珠担着赶火车。这装扮也太土了。露珠不敢违母命，心里打定主意，等火车快到站时，她就换上新衣服，出了站就将扁担扔掉，不能让接站的学生看出自己是山里妞。

露珠上大学后，我俩常书信往来，我知道她当了班长，还作为新生代表在学校迎新晚会上发言。露珠大二时竞选当上了校学生会卫生部长。她成了我膜拜的对象。

一次，和露珠聊起大学生活，露珠说，她去学校报到那天，计划全被打乱了。那趟列车乘客特别

多，最后几站更是人挤人，想挤过人群上厕所都难，想换衣服，只能出了站找厕所换。可是，刚出站就看到了学校接站的大牌子，举牌子的同学高喊：还有5分钟学校大巴车就出发，请出站的同学抓紧时间上车！露珠来不及换衣服，她把扁担扔了，提着行李奔向接站点。大巴车还没驶进学校，露珠“扁担妹”的绰号已经横空出世了，还有人从她的穿衣打扮猜到了她来自贫困地区。原来，她还没出站，接站的同学从人群中就一眼看到了她这个担着行李的“显眼包”。

露珠害怕大家知道她来自山区，瞧不起她，她想着，上大学后宁可饿肚子，从牙缝里省钱，也要买时髦衣服穿，把自己装扮成城里人的样子。没想到，刚入学就暴露了身份。第一次班会，轮到她自我介绍时，她听到有同学小声嘀咕：“她就是担着行李入学的那位‘扁担妹’。”她的脸一下子红了，自尊心受到了伤害，与其让别人指指点点，还不如大大方方承认。她说自己来自偏僻山区，家乡山路崎岖陡峭，架子车都没法推，农作物全靠扁担。她爸靠一根扁担将果园里的瓜果一筐一筐担着走10公里山

路，再坐公交车进城贩卖，才“担”出来她这个大学生。山区的孩子，家长要付出城里家长数倍的努力才能供孩子考上大学，她为父母感到骄傲。她从小就会干农活，练就了肩膀上的功夫，论担功，班里男生恐怕也没几个比得过她，以后班里的脏活累活，都由她来干。

这番发言让她收获了热烈的掌声。作为班里唯一一个自己来学校报到的学生，她得到了辅导员的认可，提名她当班长，还推选她代表新生在学校迎新晚会上发言。作为班长，她得以以身作则，班里的脏活、累活她都抢着干。一次女生宿舍的厕所因停水堵了，她一个人从食堂担水，担了三四十趟才将厕所冲干净。自此，“扁担妹”的称呼由戏称变成了尊称。

露珠曾经极力想撕掉“山里妞”标签，后来她发现，正视自己的贫穷，不装、不虚荣、不攀比，自己瞧得起自己，做个善良淳朴的人，比装扮时髦更能赢得别人的尊重。一场迫不得已的“土味”开学，歪打正着改变了露珠的人设，开启了她的开挂人生。

(本文为淄博市作家协会会员)